# 【導演後記】紀錄離開又歸來的人們

【監督後記】離れて戻ってきた人々を記録する
Director's Postscript: Documenting Those Who Departed and Returned

文｜蘇意惠（自由影像工作者）
圖｜蘇意惠、許景翔（攝影師）

小潘的木雕作品《失去部落的勇士》。

紀錄片拍攝大多始於田野的觀察，早在《失去部落的勇士》這部作品開拍的前四年，我在台東認識了片中主要被攝者小潘。當時他剛告別都會生活不久，回到他的家鄉池上，協助福原社區發展協會「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培力計劃」地方微電影拍攝。我身為拍攝團隊一員，和小潘在池上相遇，並且一起在當地認識人文和環境。

池上鄉，這個觀光客經常駐足停留的美麗鄉鎮，人口為漢人居多，其次是原住民和少部分客家人，原住民人口則以阿美族為主，其次為布農族和少數卑南族。福原社區發展協會裡，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大多是漢人，小潘是唯一的阿美族，在這群漢人之中清晰可見他對家鄉充滿豐沛的情感和想法，儘管他曾離開故鄉將近三十年。

## 看見返鄉的困境

1970至80年代的台灣，傳統部落社會制度逐漸解體，種種對現代文明發展的追求，使得山地原住民從原鄉出走，集體外移至都市謀生是當時的常態。70年代出生的小潘從小隨著父母親離開家鄉，遷移至台北居住，過著遠離部落的生活。微風輕撫著農作物，那一望無際的稻田，令人嚮往的天堂路，是現在遊客對池上風光的形容；可是在小潘眼裡，他清晰記得小時候每到寒暑假，父母親帶著他和姊姊、妹妹們回到池上，幫忙插秧等工作，暫別都市喧囂、歧視和或多或少不平等的待遇。家鄉在他心中有無盡美好的回憶與盼望。

三十多年過去，小潘的父母親和姊姊陸續回到家鄉生活，他則在北部上班工作，經

小潘是一位木雕藝術家，透過作品展現內心對身份的認同和情感。

大約在2010年前後，台灣再次刮起一陣返鄉的暖風，像是地方扎根經營與創生、文化產業推動、政府積極鼓勵青年創業等，可實際上地方能否以溫暖的方式迎接他們，又是另一個龐大的議題。

歷婚姻、家庭生活與轉折，也選擇回到池上。大約在2010年前後，台灣再次刮起一陣返鄉的暖風，像是地方扎根經營與創生、文化產業推動、政府積極鼓勵青年創業等，可實際上地方能否以溫暖的方式迎接他們，又是另一個龐大的議題。那麼，返鄉的原住民青年除了盼望找回自我認同與價值，普遍還多了一份復振文化的使命，有些人在家族或長輩的引領下，得以獲得參與部落事務的資格，但對於小潘這樣外移的第二代，固然回到了家鄉，卻不知道該如何回到部落。

從小潘選擇加入社區發展協會與家鄉接軌，並非參與部落祭儀或文化復振相關活動，隱約看見他返鄉後內心的困境。我試著理解這背後的情感與與歷史脈絡，並從這部作品出發，希望可以引發更多人關注返鄉原住民的困境，我也因而開始留意更多原住民想替部落守護文化而產生迷惘的故事。

## 回到家鄉有歸屬感，回到部落卻沒有

記憶猶新，我在訪談時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，從小潘口中道出：「回到家鄉有歸屬感，回到部落卻沒有」。我不曉得該如何回應，更多一時之間無法解惑的問題迎面而來。返鄉原住民的身份如何獲得部落認同？小時候在部落的回憶早已過去，時代更迭，回來的人們要如何轉化自己的姿態以符合現狀，找到能夠在家鄉自在生活的方式？

在我們拍攝的那場池上鄉聯合豐年祭典中，小潘沒有穿著族服、沒有佩帶傳統飾品，更沒有坐在長老旁邊或在廣場跳著傳統舞蹈。看起來和小潘差不多年紀的人，人手一罐啤酒；坐在台上的貴賓，視角往下欣賞操場中央草地上的舞蹈。一座座部落化成一攤攤（攤位），有如校園園遊會般，人們聚集在帳篷下飲酒、暢聊；穿著背心的貴賓輪流至各部落攤位頒發紅包、合照。這是小潘在一年當中，和部落最有連結的一天，但他在去之前跟我們說，他只能去晃晃，沒辦法待太久。走在活動會場中他看起來多麼格格不入，最後坐在草地上，拿起手機錄下廣場的舞蹈，像遊客般晃晃後離開。

人類生活的積累作為文化，像這樣充滿展演的祭典和聚會，固然能呈現原住民族歌

回顧八年前這趟拍攝之旅，其實也是我在求學期間對自己的一次測試和考驗。和團隊夥伴達成共識，我們待在當地七日，在這七日之間完成拍攝，透過短片盡可能完整地敘述一段人物的情感。

小潘回到家鄉，在部落以外的郊區打造自己的新家。

謠、舞蹈與文化祭儀的部分精髓，可是透過實際拍攝和觀察，我們不禁去思考，以這樣的形式保存傳統，對身在其中的族人而言，文化無法回到舊有狀態的事實之下，他們如何去理解文化？守在部落的人們逐漸失去什麼？然而像小潘這樣離開部落的人，又如何用他的方式守護文化？這類的議題亦是經過這部作品之後，觸發我想再深入探究的內容。

## 失去部落的勇士

這部將近十二分鐘的短片，是我在就讀臺灣藝術大學時所拍攝的創作，2017年的暑假我和碩班同學組成小團隊，一台車載滿器材和行李，前往池上拍攝。在開拍之前我和團隊一直未替這部片子命名，然而在拍攝過程中，小潘向我們介紹他的木雕作品，以及作品名稱和理念，剎那間才發現他早已透過木頭與鐵件，將那些無以名狀的感受，刻畫成一件件作品保留下來。我們看見一位藝術家如何將作品和他的生命連結，而我們此時此刻的拍攝，彷彿是早在我和小潘認識之時的某種牽引。

勇士一詞對各個族群文化而言有不同的定義，而我覺得像小潘這樣能夠在生命歷程中，自我轉化，重新認識自己的模樣，也足以成為他自己內在的勇士。片子完成後，我們取得他的同意，便以「失去部落的勇士」作為這部短片作品的片名。

## 以紀錄片守護價值

在田野中、在紀錄片拍攝之中，時常會有不可預期的議題跑出來，又能延伸更多面向的故事，例如當時只是希望小潘在片中介紹自己的名字，沒想到他講起小時候的印象，關於台灣的國語運動，關於在都市小學裡，原住民受漢人歧視，被稱作為「番」的經歷。而小潘兒時那不甘示弱的回應，也成了這部影片敘事時，向觀眾塑造人物性格最直接有力的方式。

用影像紀錄台灣的人文，用畫面訴說故事，一直是我作為影像創作者投入許多心力的一塊。MATA獎的設立，鼓勵學生從原住民族主體角度進行思考和創作，讓年輕一代的視角能夠覺察及關注台灣原住民相關議題。回顧八年前這趟拍攝之旅，其實也是我在求學期

紀錄片海報《失去部落的勇士》。

新作品拍攝魯凱族青年《德日尚》撿拾石板，建造魯凱傳統家屋。

間對自己的一次測試和考驗。和團隊夥伴達成共識，我們待在當地七日，在這七日之間完成拍攝，透過短片盡可能完整地敘述一段人物的情感。身為漢人導演，我們也謹慎地去認識部落居民，深怕自己有絲毫偷窺與獵奇的族群觀；學習如何提出問題，尊重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。

雖礙於片長，沒能在片中作更深入的探討，但透過這次拍攝經驗，開展了我與漢人主體社會中之原住民的連結，持續關注、留意於「離鄉又歸返的無奈、返鄉原住民族之困境」的面向。延續「離開又歸來的人們」這個概念，2022年我與台東歷坵部落的魯凱族人德日尚合作，展開新的紀錄片拍攝計畫，講述魯凱石板家屋的建造與現代法規的衝突。同是返鄉青年的德日尚，用調侃自己的語氣對我說：「我不想被拍成一位有為的返鄉青年」德日尚說他看見太多人在歌頌返鄉復振文化的成功和美好，少見其中的困境、部落中人與人之間的複雜性。而這個故事的拍攝至今還在進行，願與返鄉不返鄉、洪流之中找尋自我認同感的原住民一起努力，紀錄人們如何在日新月異的生活中守護他們想守護的價值。

書寫此篇後記時，碰巧看見關於當代藝術的文章，裡頭講到關於當代性「不只是我們所處的時刻，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個時刻的方式。」而參與MATA獎與之後的創作之路皆是，作為創作者，如何去觀看和思考是修不完的課題，透過持續觀察和拍攝，試圖去理解傳統文化在當代的意義和價值，也期盼開拓更多影像敘事的可能。◆

**蘇意惠**

台南市佳里區人。1994年生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。現為導演、編劇。作品多關注女性、人文與家庭議題。曾以劇情短片《水黽》入圍南方影展、英國雨舞影展；紀錄片《失去部落的勇士》獲第四屆MATA獎佳作、2017 PeoPo公民新聞特別獎。目前拍攝魯凱家屋故事之紀錄片《德日尚》已邁入第三年，期許自己永遠是真誠的創作者，持續說好故事。